

天下霸唱 著

一场无始无终的秘境寻踪  
黑暗尽头，一双命运之手试图重新塑造人类



地底世界  
DI DI SHI JIE  
之神农天阍

哨鹿猎人、鬼步蜘蛛、楚王魔盒、箱中女仙、阴山伏尸  
北纬30度大神农架 比深海更深处的史前世界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地底世界

DI DI SHI JIE

## 之神农天阨

天下霸唱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底世界之神农天阨 / 天下霸唱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7. 4

ISBN 978-7-5502-9510-0

I. ①地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6126号

## 地底世界之神农天阨

作 者：天下霸唱  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  
责任编辑：管 文  
特约监制：林 丽  
策划编辑：孙小波 宋亚荟  
I P 运 营：覃诗斯  
封面设计：郑金将  
版式设计：刘 宽  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89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9印张

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510-0

定价：39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录  
Contents

第一卷 无中生有

- 第一章 吞蛇碑 /002
- 第二章 根源 /007
- 第三章 照片 /013
- 第四章 魔窟 /018
- 第五章 虫洞 /024
- 第六章 墙壁里的躯壳 /030
- 第七章 恐怖生物 /036
- 第八章 费城实验 /041
- 第九章 承压层 /046

第二卷 大神农架

- 第一章 长途列车 /054
- 第二章 秘境 /059
- 第三章 林场怪谈 /065
- 第四章 交换 /071
- 第五章 瞭望塔 /077
- 第六章 深山鬼屋 /083
- 第七章 采药的人 /090
- 第八章 地窖 /095
- 第九章 探洞 /100

### 第三卷 潘多拉的盒子

- 第一章 双胆式军炮库 /106
- 第二章 塔宁夫探险队 /112
- 第三章 潘多拉的盒子 /117
- 第四章 史前子遗 /123
- 第五章 微观世界 /128
- 第六章 围捕 /133
- 第七章 眩晕 /138
- 第八章 北纬 30 度地带 /143
- 第九章 地心掠食者 /148

### 第四卷 阴峪海

- 第一章 魔盒 /156
- 第二章 骷髅 /161
- 第三章 照幽 /166
- 第四章 楚戟 /172
- 第五章 天在地中 /177
- 第六章 遗骸 /183
- 第七章 狐疑 /188
- 第八章 暗号 /193
- 第九章 箱中女仙 /198

## 第五卷 失落的北纬 30 度

第一章 怪圈 /204

第二章 携灵 /209

第三章 海森堡不确定原理 /214

第四章 阴源 /219

第五章 水体 /224

第六章 Z-615/229

第七章 比深海更深的绝望 /234

第八章 打火机 /240

第九章 退化 /246

## 第六卷 黄金山脉与水晶丛林

第一章 不死之泉 /254

第二章 洞比山大 /259

第三章 乘虚不坠 /264

第四章 大海波痕 /269

第五章 重复经过 /274

第六章 化石走廊 /279

第七章 深渊通道 /284

第八章 禹王古碑 /289

第九章 地下肉芝 /294

# 地底世界

第一卷

无中生有



## 第一章 吞蛇碑



司马灰认为考古队在地底发现的巨大青铜器，藏于地下数千年却并未因氧化而生出铜蚀，可能是在铜中混入了陨石里的金属成分。观其形制正是古人造于涂山的“禹王鼎”。鼎身上铸有“山海之图”，那些神秘的图形与符号，涉及远古时代的地理地貌，湖泊、沼泽、沙漠、湿地，以及海外山川巨变，矿物分布，植物分布，飞禽走兽的迁徙与灭绝、变异与演化等诸多信息。

其中一尊巨鼎遍铸地下魑魅魍魉之形，以时间和地层深度为序，依次记载着四极以下的地形地貌，乃至各种矿藏和古怪生物。底层则是一个无底深渊般的黑洞，里面还有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半隐半现，不知究竟为何物。这个黑洞的位置与特征都和考古队想要寻找的“神庙”十分相似。

每一处图形旁边都有虫鱼古篆进行注释，司马灰仔细辨认，觉得应该是“夏朝龙印”。他对此无能为力，半个古篆也认不出来。只是“禹王鼎”是相物古术的根源，司马灰听闻已久，所以不难推测出这几尊巨鼎的来历。据说秦代的地理古籍《山海经》就是根据古鼎上的“山海图”所做，但内容已失其真。

胜香邻听司马灰说得完全合乎逻辑，想来不会有太大偏差，也不免暗



自惊叹。以往帝王诸侯的陵寝中最重要的殉葬器物就是铜鼎，鼎为国之重器，只有帝王才有资格殉以九鼎，以此代表九州。如果寻根溯源，还属“禹王涂山铸鼎”为祖，因此禹王鼎又称“鼎母”。鼎上契刻的山海图更是涵盖天地之秘，历史上对“禹王鼎”下落的记载十分模糊，想不到竟会出现在这座地下古城之中。

罗大舌头焦躁地说：“我看这几尊大铜鼎里又没地图，对咱考古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趁早别在它身上浪费时间了。”

司马灰说：“罗大舌头，你真是一肚子草包。以前总听宋地球说什么四羊方尊、虢季子白盘、越王剑、秦王镜之类的国宝，可要放在这九尊青铜巨鼎面前，却都是重子重孙不值一提了。如今实属旷世难逢的机缘，这也是咱们从大沙坂进入地下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。”

他又问胜香邻能不能把鼎身上的图案临摹下来，可这些记载着地底秘密的古老图形神秘而又复杂，就算是找来一队人分头“描样”，怕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完工。但现在的四个人里，只有胜香邻掌握这门技术，其余三个人即使照着葫芦也画不成瓢，帮不上什么忙。

胜香邻说：“壁画才需要描样临摹，大鼎上铸刻的图案可以直接拓下来，用不了多少时间。”她说着话就从背包里取出拓本，将古鼎上的图形逐片拓下，又编上记号注明位置。

司马灰等人全是外行，根本插不上手，只能在旁抽烟等候，合计着接下来要到山腹中的地宫里进行侦察。

通信班长刘江河在旁负责戒备，他有些好奇地问司马灰：“首长，你刚才说这几尊铜鼎对考古队意义重大，它对咱们究竟能有什么用处？”

罗大舌头说：“几千年前的东西能有什么意义？典型的封建迷信思想黑线回潮，难道修正主义的错误工作路线，还要在考古队里旧调重谈？”

司马灰脑中也没什么头绪，无心再与罗大舌头胡扯，只能说：“其实考古队和‘绿色坟墓’这个地下组织想要寻找的目标，现在已是完全相同，也就是一个接近地心的未知区域，赵老憋称其为‘神庙’。它可能是因地

幔能量高度集中，塌陷而成的一个‘黑洞’，这个黑洞的具体位置和里面存在的秘密，已经超出了咱们所能理解的极限。

“考古队现在唯一找到的确切线索，就是这座地下古城和禹王鼎上的山海之图。但咱们解读不出夏朝龙印，单凭那些神秘诡异的图形很难洞悉其中的真相。‘绿色坟墓’组织中的物探工程师田森，也就是那个代号为‘86号房间’的特务，常年潜伏在新疆戈壁，窥视着罗布泊望远镜，这说明地底一定有某种东西存在，直接威胁到了该组织的目标。我估计这些秘密就在‘禹王鼎’里，考古队要想前往接近地心的黑洞，就必须想办法破解这个谜团。”

这地底沙海的尽头，是一座环绕火山窟而建的古城，山腹里藏有地宫。夏朝龙印和青铜大鼎都直接印证了它是从黄河流域远迁而来。那时候人烟少野兽多，山崩海啸，自然环境非常残酷，四方都有穴地而居之人，而铜鼎的存在则说明洪荒时代已经结束。这座城墟应该是夏商王朝的后裔所留，所以考古队要继续搜寻地宫，希望能有一些新的发现。

这时，胜香邻已拓下图片，整理好了装进背包，只留下一张递给司马灰，禹王鼎的山海图中也记载了“极渊”。

司马灰接过来看了看，见那些图形都是地下波涛汹涌的深海，其中不乏“连城之鲸、万丈之蛟”。相传禹王涉九州、探四极，详细度量大地山川的形势，才凿开“龙门”导河入海，具体是东海还是南海则已无从考证，仅知道洪水灌注之海被称为“禹墟”。也许这个地壳与地幔之间的“空洞”就是“禹墟”，不过这些事没有证据，只是凭空揣测。

司马灰知道这些拓片不同寻常，就让胜香邻将其妥善收好，然后与众人起身离开，返回那座地宫的边缘。在与古城石门对应的方位有一个墓道般的洞口，既高且阔，往里面看甚是沉寂阴冷，与戈壁火洲中的枯热截然不同。

考古队打开头上的矿灯，缓步走向深处。隧道里空无一物，两侧的洞室里也同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。司马灰感到这里气氛不太对劲儿，提醒

众人多加小心，谁也不要冒进。

通信班长刘江河心中又开始发怵：“这地方实在太静了，好像连半个活人也没有。”

罗大舌头冷笑道：“这里要突然冒出个活人来，那才真是见着鬼了，奇怪的是连具死尸也没有……”

这时，司马灰的矿灯光束照到墙边躺着的一具死尸，那尸体头颅奇大，仿佛水肿了一般，竟大过常人一倍有余，显得枯僵的脸部和脖颈很是细小，说不出的怪异恐怖。

通信班长刘江河心理准备不足，看到那具尸体死状奇怪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，惊道：“死人！”

司马灰借着矿灯看到深处还有不少尸体，也暗觉吃惊，就按住刘江河的嘴，低声道：“你给我小点儿声，万一惊动起来几位，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”

胜香邻见司马灰又在危言耸听，通信班长刘江河吓得脸都绿了，她听着也有些心慌，就嗔怪道：“司马灰，你别总吓唬人行不行？”

司马灰对胜香邻说：“我可真不是吓唬你们，这些年我看过的死人太多了，却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尸体。”

胜香邻点头道：“大伙儿务必谨慎些，千万不要轻易触碰这些死尸。”

众人小心翼翼地上前察看，凭那些尸体的衣服和随身装备，就知道属于1958年失踪的那支中苏联合考察队，没想到他们也找到了这座古城，却在此遇难身亡。

罗大舌头挨着个儿数了数，一共有22具尸体，考察队的成员全死在这儿了，包括照片中那个“鬼影”。

这些考察队员死状诡异，距离尸体不远处有一块古老斑斓的石碑倚墙矗立，约是一人多高，形状像是人脸，可仅具轮廓，并没有刻出面目，只在底部雕着一张黑洞洞的大嘴，正在倒吞一条怪蛇。

司马灰用矿灯照视地宫中的“吞蛇碑”，暗觉脊背发凉。似乎是考察

队在接触这块石碑的时候突然间遭遇了不测，竟未能走脱一个。但 1958 年这支考察队事关重大，司马灰虽知这附近必有凶险，也不敢草率了事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调查。他嘱咐其余三人，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，谁都不准擅自接近地宫中的“吞蛇碑”。

众人逐一检查尸体身上的口袋和背包，找到了一些地图和照片，以及笔记和密码本之类的物品。司马灰正在按照片挨个儿对比尸体的身份，死尸虽然枯僵，面部五官却仍可辨认。这时却听身后有些声响，司马灰额上青筋直跳，心想：刚说过不要接近那座古怪的吞蛇碑，怎么一转过头去就给忘了？

司马灰一抬头，发觉考古队的其余三个成员都在身前，心中猛然一沉，感觉头发根子都竖了起来：“后边的是谁？”

他大着胆子回过头去，矿灯的光束也同时投向了身后，可灯光所及之处，除了那块石碑更无一物。司马灰心说：难不成这古碑年深岁久成了气候？

## 第二章 根源

司马灰见墙下的“吞蛇碑”沉寂无声，并没有任何异状，也不知刚才古怪的声响来自哪里，但他每次看到那块石碑，都感到全身汗毛发爹，暗想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就壮了壮胆子，按住矿灯凑到近处仔细打量。

这块“吞蛇碑”斑斓古朴，形状奇异，说它是座“石碑”，只是考古队根据其外形做出的称呼，没人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个什么。碑体的轮廓看上去像是人脸，但没有面目，只在底部有张怪嘴吞蛇，显得甚是诡异残忍。

司马灰忽然想起旧时有部“驱蛇书”，俗称“伏蛇咒”，多为历代乞丐首领所持，只要展卷一读，群蛇不分巨细，都来听命。乞丐便挑拣其中粗大之蛇剥皮烹煮，做羹果腹，但只有在荒年讨不来饭的时候才敢使用，否则就犯了忌讳。这座古碑是否也能聚蛇？可这地宫里除了考察队留下的22具尸体，并没有发现任何生物存在的迹象。

这时胜香邻告诉司马灰，考察队的尸体虽未腐坏，但脑颅变形，面部枯化严重，很难与照片上的容貌对比，需要专业的技术鉴定。

司马灰心想：考察队全部22具尸体都在这儿，说明照片里的摄影鬼影确实是偶然的光学折射形成，也许是我们先前太多心了，如今发现了联合考察队的遇难地点，又从尸体身上找到了很多图纸和密码本，收获已经不小，

还是尽快离开此地为妙，于是让众人收拢死尸，用“205型单镜头反光照相机”拍下照片作为记录，然后转身撤离。

众人按原路往回走，可感觉越走越不对劲儿，地宫里四面都有隧道，中部是存在“吞蛇碑”的正殿，每条隧道两边依次藏有数间洞室，进来的时候估测隧道长度在两三百米左右，但走到尽头的时候却没有找到洞口，只有冰冷坚厚的石壁。

罗大舌头茫然道：“咱这是走麻答了，怎么跑到死路上来了？”

胜香邻看了看罗盘上的指针，奇道：“方位没错，不应该是迷路了……”

司马灰心想：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这座地宫果然有些古怪，莫非是地底暗藏“机括”能将进来的人活活困死？不过司马灰懂得销器变化，并不将此事放在眼内，告诉众人道：“据我看，这鬼地方算不得什么，除非是三岁顽童不晓，但要稍知相生相克之理，那就如踏平地一般。”说罢上前摸索石壁，可随即发现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，那坚硬的凝灰岩砌合紧密，少说也有七八米厚，里面都是实心的，并不存在机括，即使用大量定向炸药也未必能将它破坏。

通信班长刘江河担心地说：“首长，这地底古城里肯定是闹鬼了，那些考察队的死人不想让咱们离开。”

司马灰说：“别他娘的自己吓唬自己，我看这事多半与地宫里的‘吞蛇碑’有关，现在已经走不脱了，咱们只能再回去找到那座古怪的石碑。”

正要掉头往回走，众人就听隧道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爬了出来，接触到墙壁发出“嚓嚓”的怪异声响，好像是许多节肢生物，听声音越来越近，而且来势汹涌如潮，实是难计其数。

众人都吃了一惊，不知道地宫深处究竟出现了什么，但见来者不善，“PPS冲锋枪”未必抵挡得住，只得退向旁边的洞室，又合力推动圆形石门，将与隧道连接的洞口彻底隔绝。

司马灰贴在石门上听了一阵儿，隐约听到隧道里的声音都被挡在了外边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刚一转身，发现其余三人都倚着石壁怔住了，好像看

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司马灰心想这洞室内能有什么？但抬眼一看也是吃惊不小，原来洞室墙下无声无息地坐着个人。

那人形容枯槁，一脸的皱纹，满头全是白发，但两眼如电，也在盯着司马灰等人看，其装束与死在地底的考察队完全一样。

转念之间，司马灰就已分辨出此人不会是绿色坟墓的“首脑”，因为“绿色坟墓”的首脑就像一个幽灵或行尸，那种阴森诡异的死亡气息很难掩盖。可考察队的 22 具尸体不是都在地宫里吗？这“老白毛”又是什么人？

老白毛盯着司马灰等人打量了一阵儿，忽然冷冷地开口问道：“你们……是来找我的？”

司马灰不答，反问道：“你是 1958 年罗布泊望远镜考察队的成员？”

老白毛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后生，这可是国家机密，谁是你领导，我要直接跟你们领导讲话。”

司马灰等人面面相觑，都觉得此人身上有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地宫中？难道遇上了考察队其中一名成员的“幽灵”？另外照片上好像没有这个人，莫非它就是那个“鬼影”？

司马灰感觉情况不明，想先探探虚实，他吩咐通信班长刘江河守住石，门，提防密室里发生变故，然后对老白毛说：“我就是队伍里打头的，我跟主席合过影，还跟总理握过手……”

罗大舌头插嘴道：“这事我可以做证，司马灰这小子确实跟主席合过影，可那是缅共的主席，跟他握手的是老挝总理。”

老白毛听了更加疑惑，又问道：“这么说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了？”

司马灰见其态度不好，就没好气地说：“看你这倒霉模样肯定是位专家。”

老白毛点头道：“一般俗人都这么称呼我，我听着也习惯了。”

胜香邻见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嘴滑，说来说去净兜圈子，这么下去几时才有结果？她就对白毛专家直言相告，将考古队深入大沙坂，穿越地槽和煤炭森林找到“地底测站”，接下来摆脱了“86 号房间”的跟踪，又从“时

间匣子”中逃脱最终抵达沙海古城的经过，拣紧要的说了一遍，希望能够取得对方信任。

司马灰心想这“白毛专家”来历不明，怎能轻易把考古队的事情全告诉他？可转念一想，考古队现在走进了死路，这些情况也没必要再保密了，因此并未加以阻拦，在旁静观其变，看对方究竟会说出些什么话来。

白毛专家听得将信将疑，好像是在猜测胜香邻说的是真是假，沉思了一阵儿，才承认自己是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队的成员之一，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此，以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说来非同小可，而且都与这山腹里的“吞蛇碑”有关。

他告诉司马灰等人：关于“罗布泊望远镜”，失踪的苏联潜水艇，乃至“绿色坟墓”这个地下组织的秘密，不敢说自己百分之百了解，起码也知道个七八成，但这些事盘根错节，只能从最开始的时候说起，也就是天地构造之时。

自1543年开始，波兰天体物理学家哥白尼就提出了“日心说”，从此天体演化的讨论被归入了科学范畴，逐渐形成了“星云说”、“遭遇说”等诸多流派，但事实上所有关于天地起源的学说，到现在为止仍停留在假设阶段，全都无法证明。

苏联科学家在“罗布泊望远镜”中采集到的岩心样本，其中含有矿物质“锆”，根据测量它的年龄来推断，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至少已经存在了46亿年，当时在地底发生了陨冰爆炸，才使这个距离地表1万米的深渊中出现了氧气和水。

然而早在四千多年以前，那个洪荒泛滥的时代，人类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地下空洞，禹王凿开黄河流域的龙门山洞窟，将洪水引注大泽，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“禹墟”，也就是后世所称的“极渊”。相传有十万阴兵在地底开凿暗河，才把洪水从龙门山导入“禹墟”。

古人勘测地理的精准程度，以及工程的宏大与难度，即使放在今天也难以想象，只能归结成是有鬼神相助，其实是因年代久远，古书上的真实记载少之又少，许多方法都已经失传了。



司马灰越听越奇，这“白毛专家”虽然说得头头是道，可他怎会知道得如此清楚？这些秘密或许在地底古城里有所存留，但“夏朝龙印”在宋代以后就已经无人能够解读，这老家伙究竟是个活人……还是照片中的“鬼影”显身了？

白毛专家又神秘兮兮地对众人说道：“‘夏朝龙印’出现的年代比甲骨文还要早，因为内容古奥存世不多，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彻底失传了。但非是夸口，如今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得懂，所以我才能破解这些惊世之谜，至于其中的原因你们现在不要追问，先听老朽把话说完。”

历史上有个“禹王锁蛟”的传说，相传夏代有古妖，形若猿猴、金目雪牙，名为“巫支祁”。禹王在疏通淮河的时候，将巫支祁锁于深不见底的“淮井”中，也有观点认为巫支祁为大蛇，所以才有锁蛟之说。

事实上当时淮水边有个尊蛇为神的古国，其人穴地而居，不识火性，屡次掘开河道导致洪荒泛滥，在被夏王朝降伏后，就充为奴隶发往地底挖掘鬼渠，由于合理利用了蕴藏在地壳下的原生洞窟群，才使这条暗河蜿蜒数千里，又埋下诸多重器镇河，“禹王铜鼎”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失落在了地底。后来黄河里的大量淤泥沉陷，填塞了龙门山下的暗河，直到千年之后，才逐渐有鬼奴从地底逃出，遁入西域大漠成为了“吐火罗人”的祖先，又有一脉分支在秦汉之际迁至缅甸，既是神秘消亡于地底的“灭火国”。

胜香邻听这白毛专家对几千年前的古老历史了如指掌，所知所识远超寻常，不由得又惊又奇，想不出对方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，罗大舌头和通信班长刘江河也在旁听得两眼发直。

只有司马灰心中越发怀疑，不想再听这白毛专家大放厥词，在没有辨明对方身份之前，这些鬼话谁敢相信？

司马灰拿出考察队的照片，借着“电石灯”对着那白毛专家反复打量，这照片中没有一个人的相貌与其相似，即使对方是个死去多年的“亡灵”，它也绝不会是1958年那支联合考察队里的成员。